

截流建庫

河源遷389村打造萬綠湖

守護60載保4000萬人水源

東江水供港60年

工程篇



1958年起，為建設國家重點工程，河源數百村莊沉入湖底，萬千家庭背井離鄉，但他們視這汪水為親情的紐帶，「我們與香港本就是同根同源，這並不僅是一句口號」，同為庫區移民的河源市水務局副局長賴少略說。河源人用堅韌與奉獻守護這汪水60載，這湖水不僅承載着歷史的重量，也訴說着河源與香港割捨不斷的血脈情誼。



掃一掃有片睇

大公報記者 李慧妍（文） 張凱文（攝錄） 融媒組（製作）



▲新豐江水庫建於20世紀50年代，是我國「一五」計劃期間自主設計的大型水電工程。

數百村莊沉湖底 10.6萬人遷離

「我就是庫區移民。」河源市水務局副局長賴少略站在新豐江大壩上，指着上游湖水中央說，「曾經那裏就是我的家。」細雨霏霏，抬眼遠眺，一汪綠水平靜如璧，如何想像水下100米深處卻是故鄉。

1958年，國家第一個五年計劃重點工程——新豐江水電站開始建設，攔截東江最大支流，形成水域面積達370平方公里的新豐江水庫，作為東深供水工程的重要水源地，成為香港、深圳、東莞等東江下游城市4000多萬居民的重要飲用水保障。為了建設新豐江水庫，初期動員2.7萬人，沿岸389個村莊，17.9萬畝農田被淹，10.6萬庫區群眾遷出家鄉，別離故土。

2.7萬人肩扛手挑建新豐江水庫

「在我童年的記憶中，父母親講述他們小時候一直在搬家，每次搬家就少三分之一的家當」，賴少略身材頗為魁梧，寬厚的臉上一直帶着微笑，他說母親小時候，家人都要靠挖土茯苓充飢，長期食用導致全身浮腫。庫區移民在較長一段時間，生活普遍都較為貧困，但即使是這樣，父母仍要供他和弟弟讀書，為了繳付學費，母親低價租賃了別人棄置的貧瘠田地，日夜辛勤耕種。但1996年洪水來時，即將收割的糧食將被淹沒，他被爸爸叫去一起搶收花生。「早上那洪水還只是到腳踝，中午就已經攔腰，現在想想真是很危險呢！」他哈哈大笑。

當年建設水庫時，賴少略的叔公加入了投工投勞的行列。他帶着錘頭、斧子這些自家簡陋的生產工具，與眾多村民一起參與這項浩大工程，「那時候要靠人海戰術，用最原始的肩

扛手挑，真的很辛苦，但人們很堅韌，每天勞動完，再苦再累也要聚在一起大聲地唱歌。」

保護生態 拒企業巨額投資進駐

時光荏苒，作為香港及東江下游居民水源地及廣東省重要的生態屏障，這片水域60年來始終保持着國家地表水一類標準，每年以60億立方米的淨水輸入東江，哺育着沿江城市的生命線。為了守護這汪水，河源市從基層到政府採取全方位綜合措施，包括嚴格的生態養魚、森林的保護和建設、高規格的河長制度、攔漂工程，並拒絕了總投資約600億的企業進駐。

「你會發現每個河源人對這汪水都有很深的感情。」賴少略說，為了提高群眾的環保意識，河源市水務部門將2019年廣東省河湖長考核獲得的350萬元獎勵資金用於向市民收購水浮蓮。這種快速繁殖的外來物種會堵塞河道，污染水源。「其實收回來的水浮蓮也沒有任何經濟價值，但我們希望通過這樣的活動，讓更多的人明白，這種長在水溝裏的生物會污染水源，以後見到了也要清除。」活動動員了近萬人的參與，收購了約600萬斤的水浮蓮，「不管怎樣，這筆錢最終回到了百姓手上，我覺得很值得。」

得知記者是從香港來，「我們跟香港本就是同根同源，這並不僅是一句口號。」他說，他的岳父就曾在香港生活多年，幾年前也曾一起到香港油麻地，重溫故土。在賴少略看來，河源與香港之間的聯繫，不僅僅是地理上的接近，更是血脈延續。「河源最早的一批華僑，多數移居香港，在我們河源人的心中，香港就是自己親人居住的地方。」

賴少略認為，在河源的發展過程中，最困難的部分就是如何平衡經濟發展和環保，保護水資源的重任令河源市的經濟發展必須考慮更



▲賴少略表示，建設新豐江水庫工程浩大，參與的村民要靠人海戰術，人人肩扛手挑，努力完成工程。
大公報記者 李慧妍攝

多的因素，希望未來可以通過碳排放量和水權交易等創新模式，幫助河源市做到綠富雙贏，綠色崛起。

「總之，我們制定的一切規章制度都是為了保護這汪水，任誰也不能影響我的河。」說着，他停了下來，壩下的河水轟鳴落下，滾滾遠去。



►建設新豐江水庫時所用的工具。
大公報記者 李慧妍攝

新豐江水電站位於廣東省河源市東源縣，是新豐江上的一座大型水電工程，被譽為華南地區最大的人工湖——新豐江水庫（又名萬綠湖）的核心組成部分。水庫庫容達138.96億立方米，現裝機容量為35.5萬千瓦，是廣東省最大的常規水力發電廠，同時也是東江流域的重要能源基地和生態保護區。

華南地區最大人工湖

新豐江水庫始建於20世紀50年代，是我國「一五」計劃期間自主設計的大型水電工程。1958年動工，1960年第一台機組投產發電，1976年全部機組併網運行。東江水供港計劃始於上世紀60年代，旨在緩解香港因地理位置限制而導致的淡水短缺問題。新豐江水庫作為東深供水工程的重要水源地，每年通過東江—深圳供

▲黃漢忠的家族響應國家號召，放棄田地，拖兒帶女步行三日由河源走到深圳寶安。
大公報記者 李慧妍攝



▲興建水庫時，工人佩戴的草編安全帽。
大公報記者 李慧妍攝

水工程向香港輸送大量優質淡水，保障香港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。根據統計，新豐江水庫年均入庫水量約60.2億立方米，佔東江流域總水量的20%；在枯水期，這一佔比甚至可達40%。

2020年至2022年間，東江流域經歷百年一遇的連續乾旱，新豐江水庫在死水位以下運行長達25天，緊急向下游提供了2.11億立方米的數量，佔東江流域總應急水量的70%以上。

大公報記者 李慧妍

東縱後人細說守護這汪水的擔當

特殊使命

河源，這片位於廣東東北部的土地，因萬綠湖而聞名。這片湖水不僅滋養了當地的居民，也作為供水水源，承載着歷史與未來的責任。在這片土地上，無論是世代扎根的本地人，還是因移民政策而來的外地人，他們的故事交織成一幅波瀾壯闊的時代畫卷。

黃漢忠，河源客家驛站的老闆，1973年出生於一個書香世家。他的家族曾是鯉魚鄉的名門望族，太爺爺是舉人，爺爺則是秀才，更是東江縱隊的地下黨成員。在那段烽火連天的歲月裏，他的爺爺利用家族的聲望，為革命事業提供糧食、藥物和情報。這種家國情懷深深影響了黃漢忠。

1959年，黃漢忠的家族因響應國家號召，放棄可觀的家產和田地，從原鄉舉家移民，拖兒帶女步行三日由河源走到深圳寶安。然而，由於家中老幼較多，到達時當地安置房屋已被分完，他們只能再次遷移。這段顛沛流離的經歷讓黃漢忠深刻體會到家族的堅韌與適應能力。他說：「客家人歷史上一一直在遷徙，我們百折不撓，適應能力很強。」

大學畢業後，黃漢忠曾在廣州遠洋公司工作，隨船行走世界各地。但長年的漂泊讓他感到與社會脫節。於是，他選擇回到家鄉，投身於家鄉的旅遊事業，並積極

參與民宿行業的發展。他說：「反正一無所有，如果奮鬥了兩年，失敗了也無所謂。」

他還提到，河源因作為供水水源地的特殊使命，無法大規模發展工業，但這也成為它的核心競爭力。「寶安的移民中有很多是我們黃姓人，都是我的親人。為了親人保護這汪水，我們責無旁貸。」

人文作家巫麗香曾深入調研河源的移民歷史，歷時3年重走移民之路，她記錄下了10.6萬移民在萬綠湖周邊扎根的艱辛過程。巫麗香說，有些移民故事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她曾走訪一些村莊，那些人被安置在三面環水、一面臨山的地區，無田可種，需自己造田。為此，他們甚至推倒自己的房子，因為建造安置房的地方是僅有的平坦土地。「他們因為頻繁的漂泊，甚至都沒有了房子和家的概念，無處是家鄉。」

設「河長制」每周巡視河道防污染

萬綠湖及其周邊，不僅是河源的生態屏障，也是供水的重要來源。這片水域已深深融入河源人的基因。巫麗香指出，無論是移民還是本地人，保護這汪水已成為共同的文化認知。一位市民甚至向電視台舉報非法採沙行為，擔心會影響下游水質。

黃石鎮的「河長制」是這種文化的具



體表現。每個村長都要每周巡視一次所屬流域，確保河道無污染。這種對環境的高度責任感，已經成為河源人的日常。

巫麗香還提到，許多移民雖然已在市區安家，享受城市生活，但仍會在湖邊保留一處房子，進行耕耕。他們始終無法割捨對這片水土的依戀，因為這片湖水象徵着他們的根與魂。

她說：「每個城市，每一代人也有自己的使命。」對於河源人來說，守護這片水土，守護香港這顆明珠，既是歷史的選擇，也是未來的希望。「在時代的洪流中，歷史會沖刷每座城、每個人到合適的位置，也許這一代人感受不到，但歷史會給他們應有的評價。」

大公報記者 李慧妍

這水真甜

採訪手記

大公報記者來到河源的第一天，廣東地區大幅降溫，訪問到當日最後一位採訪對象時已是晚上七時，那位第一次見面的姐姐知記者還沒吃晚飯，對記者說有事處理，要稍等20分鐘。結果來時，帶了熱辣辣手作客家小食，就地攤開讓記者享用，想到這位姐姐剛剛緊急在廚房煎糰點，記者心感溫暖。

記者在這次採訪中遇到很

多友善的人，有在壩上陪着我淋雨的，有在林間一同踩泥的，記者在訪問完後想拍照，甫開口「請問可不可以……」話音未落受訪者已答「可以」，讓我深深感受河源人的熱情好客。這座水做的城市，真的如水一般柔軟又堅韌。河源人歷經60載滄海桑田，時代的洪流呼嘯而過，而他們卻只說一句：這水真甜。

大公報記者 李慧妍